



漢隱集

共六

~ 16
2358
4





和
2358
卷 6-4

漢陰先生文稿卷之七

疏劄

陳道村先祖被誣事實劄

伏以臣八代祖李集，顯末聞人，初名元齡，以元至
正七年高麗忠穆王丁亥歲登科，文章志節有名，
當世如李穡、鄭夢、周李崇仁諸人相與為敬友。恭
愍戊申歲，以抗直觸忤賊僧辛旽，旽將捕殺之，竊
負老父晝伏，夜行投于慶尚道永川，同年上舍崔
元道家仍遭父喪，備經艱楚，事載成，倪慵齋叢話



及恭愍辛亥歲賊屯伏誅始還家鄉以得免慘禍
有同再生乃改名號名曰集字曰浩然號曰道村
牧隱圃隱陶隱諸稿序記甚悉自是無行世之意
為奉順大夫判典校寺事未幾退歸驪州川寧縣
躬耕讀書時以詩筒新粒問遺李穡鄭夢周等穡
與夢周歎歎有書恭讓丁卯歲乃卒夢周崇仁等
又以詩哭之俱載遺稿厥後歷累年交遊諸賢相
繼淪沒而高麗革命我 聖朝開運其事蹟顛末
班班可考如此逮撰輿地勝覽任士洪父子甚嫉

李克堪兄弟乃誣撰史者以李集入我 朝為是
職遂記注廣州本貫人物下繼以註詩林者承襲
訛謬使傳信之書終被誣譏意小人之無忌憚而
肆宵臆其失乃至是矣往在 先王朝 經筵官
洪迪 啓稱李集熙朝賢士出處大節無愧古人
撰輿地勝覽失實請改之 先王有後日印出議
改之 命適今全羅道刊印是書追 先王之遺
教革 國乘之踵謬正在此機一時記載得失雖
細千載勸懲係干風教伏乞 聖明特下儒臣詳

訂釐正以昭示後世則載籍無誤袞鉞有光豈但
朽骨知感後裔榮幸而已臣不勝惶恐隕越之至
取進止

陳大君不可加罪劄

伏以臣自夏秋之交疾恙重發氣證眩證痰厥諸
病相繼緊作每晁勉隨行呻吟之聲不絕口吻此
則朝列所憐憫也本月初二日夜患霍亂極重連
夜吐泄飲藥僵卧 召命之下不克趨詣以致鞠
獄稽廢去夜又患痰厥氣上六脉結滯惘恍怔忡

殆不省人事伏念 國事方急之時臣抱病廢仕
至有及時議 啓之事亦未能扶曳而進罪戾彌
大不知死所伏蒙 遣醫診疾 賜以珍劑臣益
增感泣無以仰喻抑臣不幸 罷榮踰分災孽存
至上年冬劄陳福過致禍者到今益售百病叢發
衆謗交鑠竊恐身死志喪未報 聖恩而目不瞑
於泉下矣每一念至自然流涕而已臣雖無狀粗
識事 君之訓常自以期勉者誓不為庸瑣鄙夫
之歸曾在 先朝逆肆有殺害宰臣之變邊良傑

柳相等欲明獄捕賊相繼受刑幾死舉朝咸知其
寃默無一言臣不避私嫌劄陳其狀蒙先王聖
明獲免大譴永慶專國自恣偽致犯陵倭賊講
和而誤邊事也臣獻議累數百言歷數其失永慶
怒臣而斥罵者多矣當逆肆永慶聲勢熾張之日
臣任直而當怨者竊悶在朝之人誠薄於愛若
耳寧顧禍福以欺赤心逮聖上臨御受恩愈
重老父臨年超躋宰列諸子無知盡通仕籍身居
百僚之首名忝勲府之盟沐浴膏澤又不知其

幾雖在昆虫草木之微其感被洪造而捐軀効
忠必萬倍於他人况當今日無前之變每承聖
上疚懷之教肝膽如割寢食俱失一死之外更
有何念若處穢之事自上遇變盡倫遠出古聖
賢之上群請逾迫聖諭益懇中外士庶孰不感
泣於絲綸之下哉穢未離襁褓已為禍本逆肆永
慶之伏辜皆稱以由穢焉則穢之為兇賊之奇貨
其所從來者漸矣穢死則禍根絕而國家寧穢
不死則人心疑而朝廷危凡有知識皆欲速處

在朝諸宰誰無是慮但雖預知逆謀年或未滿法
不得刑法者王者所謹守也臣與諸宰不敢苟同
他論唯以此也仍念逆肆之變幸賴 殿下曲為
全息嚴萬之來查也快得辨釋及臣到廣寧誣說
喧播有不忍聞嚴萬回報始知事情誣說自破而
聖德益彰明於咨揭之間今又廣寧委官朝暮若
出來則遼左帶來人多解 本國言語意外訛傳
亦所深念周詳善處亦非失矣妄慮如此與諸宰
姑退此蓋將順 聖上之至意而不覺慮事之過

於近耳非謂屏黜而便可絕禍本也伏見王堂劄
中連加誡斥日以縱賊危君之罪自聞此語髮豎
骨竦罪苟至是則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何敢更抗
顏於朝列乎公議凜凜臣伏罪之不暇而抑其中
有不得不陳 達者自古乘時危亂角力而取寶
位者一判名分民志已定奸窺之徒自然帖息况
我 聖上毓德春宮光恢 先烈仁聲入人爭望
盛治縱有數三兇逞欲崩亂於其間而奸謀發覺
則如白日中天魑魅魍魎消滅而無迹豈可過為

漢陸先生集卷之五
五
疑懼於不必慮之地哉一種說話每以網漏兇黨
肅聚更起為大虞審如是也在朝諸臣俱受一國
恩俱有耳目慷慨發言奚讓於他人彼王堂之論
雖出於過慮而遠近所傳人心疑恠陸費以孤疑
過防為深戒者正今日之所當法也意自己丑逆
變以來兩邊分明爭相揣陷治逆護逆之說為自
中爭鬪之赤幟世道日降此習轉痼倘靡一聖明
在上洞燭明決則群情舉皆自疑夫豈有完人乎
自今人心日益渙散 朝著日益紛擾外寇有朝

夕必發之形兵備無毫髮可恃之處比於泛漏船
於滄海之中而撞摧破絕恬不知收葺一遇驚浪
將安所統駕耶是固人人之所懍懍也而 朝廷
之上未聞有深念及此者乃以彼此爭論為得計
良可悶也臣弱冠筮仕到今三十有四年霑被
兩朝洪渥嘗見 朝廷百弊皆由於縉紳朋比之
習慨然每自語曰范純仁謂責已猶恐不明責人
猶恐不怒為庶官者常以是自勉而又責諸朋交
則黨護之病自可除矣洪範傳又云人無有佞朋

人無有比德惟皇建極朋黨之去只在君上之立
極而立極之要亦唯以居敬窮理之學闡明出治
之本源隨事應物毫無偏倚而為群下標準之極
則枉直輕重自露於鑑空衡平之地疇敢眩以是
非哉臣如遇相識則以忠宣之戒告諸人入侍
經席則以皇極之意望於上耿耿此心 天日鑑
臨臣心既如此故少有親比字列後進臺閣名官
絕無非公事而到臣門者臣亦難在同列而不為
尋見所戴者唯 聖君所憂者唯職事耳孤蹤任

性遇事敢為癡癡不改國人所悉茲者出謀慮事
盡成譏罵願忠効誠變為罪案欲檢飭機務則制
肘不行無一收效欲徒竊爵位則積學逾其坐速
罪網儒生既抗疏而斥臣矣臺諫又發論於兩司
之完席矣至堂連劄又斥臣以極罪矣臣於此時
不顧廉恥蹲坐不退必致 國事日非身亦終陷
大戮 聖上今日曲收管履之 恩反增臣日後
禍患而已曩日 榻前伏承 聖諭至以臨難引
去為 教 天高日遠恐未盡燭臣之本情也自

壬辰之初臣之蹈履死地衆避直趨人孰不知之
辭安就險讓夷急病此臣素所蓄積倘他日有難
而縷命尚存則雖在丘壑豈忘以一死報一殿下
之恩哉嗚呼艱危日甚狼狽又極臣處身無所而
猶貪戀榮寵含默苟遣及其時事由臣而漸敗
噬臍貽悔則自誤而負殿下也必矣寧不悲哉
伏願 聖明深 量時勢又 察臣情亟列罪辜
先罷職名甄拔才德可以伏一世者登庸鎮壓以
濟 國事不勝至幸臣之此言字字血誠如蒙

採擇庶有益於公私惟 聖明毋視以例辭焉臣
無任涕泣哽塞戰灼悶迫惶恐懇祝之至取 進
止

乞致仕歸養劄

伏以臣之老父臣某數年以來疾恙頻發氣力銷
減烏鳥情悶曾已屢控伏蒙 聖恩時許省赦
賜之當藥食物 盛渥如天褰喘得保刻銘感祝
但誓糜粉第以父之羸病隨歲漸深臣之事勢益
難暫離猶復繫官徬徨狼狽親年當漸懼之時本

職非苟冒之地臣欲遵奉 聖教乞由往還則公
私兩妨蹤跡屑屑得罪公議又欲奉入京舍與同
朝夕則棄其便適偏側移寓老人所難千思萬慮
苦之方便每聞知馨死生日忙夕照易飛世事難
必臣之此情填塞膏臆縱費方朔九萬牋豈能寫
之盡乎近因濕熱甚酷老病轉加飲食減廢困頓
床席父之獨處孤寂鬱而添疾臣之結戀相望寸
腸九逝有見李密陳茂烈等陳情乞養之書精
魂震蕩不知涕泗之橫集也假令臣身關 國家

有無所處如此難責以強仕况臣謏劣癡駿信已
任性臨事勿欺庶竭愚悃無一裨益輒被口語羞
辱名器不一而足如此而尚貪戀苟度則忠孝俱
失象所嗤笑豈不重可悶哉伏念宋時錢若水年
四十以母老乞致仕文天祥年三十七援若水之
例而致仕茲二人者或當太平政刑修明之日或
丁亂離邊圉警急之會俱不暇 國事而棄官歸
養誠以事君日長事親日短公義私情有時相棄
孝理之化固宜先體諒於此也今臣之年老若水

十年老天祥十三年而彼之親老必不如臣父衰
病之甚伏願 聖慈依古先已行之例特許致仕
歸養俾免風樹終天之憾倘或以年紀之遠令甲
為碍也則 祖宗朝多有不論官齒而許令奉朝
賀者俱可做而行之如象 深燭至情 另舉曠
典則 天地之大物皆得所日月之明照無不遍
臣與老父得荷 聖上曲全之恩終始愛超昔人
豈不為 盛朝之美事乎且念若水天祥中年雖
致仕終乃效勞王室以畢其忠蓋臣雖得請而歸

而他日之自期豈在二人後哉嗟呼欲孝無限時
不待人臣今奉親一刻千金方寸交亂偏臆難悉
伏願 聖明深加憐察焉臣無任惶悶祈懇之至
取 進止

第二劄

伏以臣之情勢日益難處叫天控悶今已幾度老
病殘景奄奄易邁此年異於往年今月甚於前月
其憂懼之懷切迫之狀欲數更僕書疏何悉去春
臣父猝患急病一夜之頃頓至危苦臣違曙馳往

艱難救療幸賴 聖恩再延衰喘自是之後尤切
驚慮至于四月間父感微恙服藥獲瘳其時臣亦
擬陳乞往救以頻數為懼而不敢每得消息煎熬
竟夕如歎趨起又決三箇月矣近聞暑毒所觸羸
傷不支全廢食飲長卧床席老人氣力漸就銷鏹
念煎方寸天地偏塞百爾所思終不得方便唯有
致仕歸養以盡餘日庶不為忠孝之罪人耳日月
高遠螻蟻情曲猶未盡燭昨蒙 聖教惶恐涕泣
感感罔措竊念大臣之任與庶官不同震撼擊撞

唯直不撓辛甘燥濕唯和不擇遇事勿欺以盡獻
替乃其職也若惟務苟進反傷事體不恤人議久
辱名器棄廉冒恥充位竊祿則只是患得失之一
鄙夫耳訾點所萃朝廷可着將焉用彼為哉故其
乞退也當諒其情情之所迫如出於不欲苟焉則
在上者亦宜有以處之以成其相孚之美何可強
責以奔走有若束縛馳驟者然哉臣之謏劣叨冒
匪據素不近似况敢以古之相臣之進退自期而
其情則唯急於歸養病父又異於別人矣伏觀

批旨有大臣爭相不附之教捧讀未半欲死無地
臣之所遭誠極狼狽恩義先後衆所共怒至如同
僚之請告想亦出於其情之不欲苟焉耳以臣上
章嚴教並及臣尤不勝惶灼隕越之至伏承前
後聖諭委曲切至臣非木石寧不感動只以老
父臨年為畢命松楸之計棲遲七載危病歲添朝
不期夕強其衰憊棄其便適扶曳入城拂性違志
以失其調攝則有人子極難處者其間猥瑣之言
又何能盡瀆於天聽哉往年臣父獲霑聖上不

世之優渥擢授堂上重秩感惕拜命半月卧病
而歸今比曩時已作異樣人矣臣每歸省輒見其
容顏漸變寢食頓異怵惕驚問向誰陳訴臣父亦
見臣而泣曰窮谷非大臣久住之所首揆非在外
苟帶之任有駭事體汝豈可每來吾之命若可以
少延累年則依上教入脩門携兒孫共親戚免汝
之憂惱豈不樂乎第年迫墓道徃彼未幾昇骨而
歸何益於吾郵傳之煩弊食物之恩錫重添吾
罪吾心何安安心而斃吾願畢矣垂涕相語曾亦

刺刺倘勢力可及則上奉溫喻下適私願豈是非
所欲而不為哉誠有所不得已也以此則遺親以
彼則違命臣之尸位有何補於國而貪戀至此
尚不得脫兩罪耶屑屑往還公私不便村童郵吏
俱覩面目進退無據忠孝俱失咄咄悲吒眾議謂
何噫君恩猶可以再酬父年不可以多得相依為
命更有幾時伏望聖慈憐察至懇特允前請
以遂歸養庶幾為鳥罔極之情終蒙天地曲全
之恩父子感泣祝聖壽於生前湯火甘蹈誓報效

於來日情阨言塞不知所違臣無任惶悶懇迫之
至取進止

第三劄

伏以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
其君者也朱子演其義曰仁則專主於愛愛莫切
於愛親故仁必不遺其親矣義則事皆得宜宜莫
大於尊君故義必不後其君矣臣常誦此章而究
諸賢之訓辭程子曰仁者公也義者直也權量輕
重之極也張南軒曰仁義之道未嘗相離易云稱

物平施稱物之輕重而吾施無不平焉此所謂理一而分殊也朱子亦謂仁存諸心性之所為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為用也如水之流動處為仁流為江河匯為池沼便是義以此推之隨事裁制得宜而克吾心之所發斯為能體仁義而無負於立人道矣是故父子主恩君臣主義而處事之權有時不同時乎當盡事親而曰我從王事弗遑顧念矣是義之賊也時乎當盡徇國而曰我有父母不得效死矣是仁之賊也恩義之輕重隨所遭而異

焉為可一槩論哉今臣事君日長事親日短在朝則有苟冒之誚不歸則貽終天之悔使古人當此輕重緩急亦必有所處矣伏見中庸九經體群臣居其一而朱子釋之曰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人君之待下也既以身處其地而察焉則譬猶驗諸四體一有麻痺痒痛便覺其患安有麻痺而強其屈伸痒痛而不許治療者哉臣仰籲情闕虔罄底裡唯恃 天鑑必從人欲伏承 聖批尚靳准許 諭以情義 教之往來惶感鬱抑若

隕淵谷大聲疾呼豈得已乎竊念王者之施仁政
匹夫失所猶且悶然動念臣雖無狀忝名相臣之
後當 聖朝體下之日有臨年病父不得歸養泣
涕向隅情事不伸則大有累於孝理之化豈不重
可愍哉患莫大於心病而肢體之疾次之身既有
病則難責以奔走况於病心而能抑而行之哉然
則臣之危迫亦宜蒙 明主之憐察矣宋時曆朝
群臣乞致仕者累章固遜靡有不從誠以上下之
間當推心相與不宜以文具拘持臣之事勢萬分

商量終難在職唯有退養病父以盡餘晷私願既
畢誓死徇國庶瞑目於地下耳比聞老父消息奄
奄益懼違離累月方寸漸亂益知徐庶辭先主而
去乃為處義之得宜而溫嶠之絕裾真失稱量輕
重難得免萬世之議矣曠官待 命已過一旬狼
狽日深忠孝俱失伏乞 聖明更加體憐亟許前
請毋重臣罪臣不勝切迫祈懇之至取 進止

第四劄

伏以臣之情勢決難在職懃盡懇誠累徹 宸聽

曉夕翹跂冀蒙 恩命 聖批三降猶不肯 許
豈以臣忝在相職難於遽退循故事而 諭留耶
臣以私則老父卧病方寸已亂以公則外議重尔
名器漸辱無一日苟冒之勢有萬分難處之形雖
欲貪戀榮 寵黽勉奔走而不可得矣臣之不幸
墜此淵谷私悶填膺未暇更論公家事體虧損日
甚百般罪戾兼在身上惶灼滄溟謂之何哉今臣
進而承 命則有两失忠孝而羞 朝廷之罪退
而陳情則有不避煩瀆而違 君命之罪跋踏狼

狽二者不得脱一焉然則失忠孝辱名器其罪甚
重迫事勢而不得不煩瀆其罪似輕臣雖愚駘固
當進大罪而就輕罪仰惟 聖明天地父母之恩
其所以 曲全於一舊臣者奚忍使之感感然無
所處而終陷於大罪耶昨聞老父消息病暑益憊
顛顛不能起者今已累日痛泣罔極意迫言塞伏
乞 聖明體諒憐察許令致職歸救上以全朝廷
之重器下以遂烏鳥之至情臣不勝悶懇懇切之
至取 進止

第五劄

伏以臣之狼狽悶感外人所愍豈日月之明猶未燭其難處之狀耶特以聖恩深厚曲念簪履舊物未忍許其遽去耳臣之違親曠職得罪公私前後章劄剖瀝肝血盡矣未暇更為煩瀆抑相臣之職係衆庶瞻望朝廷重輕若人稱其職則恩寵所加非止為一人之榮乃朝廷之光也如或人不稱職身名毀辱非止為一人之羞乃朝廷之不幸也臣謏劣驂充位苟度公不能以盡職任

私不能以償情願出則訾議爭點入則憂鬱竟夕荏苒日月不知尸素已積數歲國之置相豈端使然而臣之所欲報殊遇於聖明者寧無愧於素心乎歆後鄭五冒居至此誠非始念之所及而今復為耐彈之劉綿花其羞辱名器豈不重哉況臣日聞病父消息涕泣煎慮直欲走歸嘗藥以伸情事帶職抗顏方畏群議指斥暫省還別益添病父憂惱其他種種不便妨害事體者又不一而足抱悶猶豫不脫匪據適足以增一日之罪戾貽百

年之悔恨仰惟 天地育物之仁 父母察子之情其不諒人而益迫之於淵谷乎臣誠惶感痛切不知所容伏見宋臣歐陽脩言太宗時有大常少卿孔承恭者年未及而乞致仕太宗欣然許之仍降詔廢獎以敦勸人倫當時議者稱為朝廷美事伏乞 聖慈少加哀憐許令致仕歸養則上而公器得完下而私願獲遂 聖明優幸之渥恩不止為一時之美談父子相依永荷 鴻私未填溝壑庶盡圖報臣無任懇迫翹跂之至取 進止

第六劄

伏以 臣事迫心危如墜坑塹偏塞日深轉身無路累呼煩顛唯冀 聖慈體諒拯濟伏承 批旨尚不肯許惶感涕泣益迷所處竊念人之所得以為人者以其有五倫而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居五倫之首焉若失於事親而欲勉於事君則心德既喪而根本亡矣為忠之道又何自而生哉孝經亦云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豈不信哉今臣欲自盡於歸養者至情所發有不能自己倘 聖鑒憐念則

寧不惻然於天理之所固然乎臣於去春見老父
氣力日異月減自經暑熱疾恙頻發其視去春少
益衰憊違離不見月已五穀每誦王安石古人一
日養不以三公換之句腸迴淚迸想望咨嗟情勢
如此其能察職事乎臣亂離之際過象先王謬
息叨冒本兵重任母死中路不得面訣喪被棄情
又失廬墓極天之痛憂猶驚悸今當聖明體下
之時諸臣之乞養者不問臺閣侍從輒許補郡孝
理之化固已感動中外臣之情事比他人尤切痛

前懲後出入啣恤准以生逢堯舜未忍便辭遲回
不決結蓄思戀短日無多流光易邁一朝世事不
期風樹纏憾則顧復之恩欲報無地永為天地間
罪人將何顏面更見天日念之至此狂疾猝發
山河深阻宇宙空濶而已抑事君之義亦非一道
天位天職小官猶慎况乎相臣何可苟充如或不
計廉恥以身徇官則是為失身而官爵辱矣官爵
辱而朝廷輕朝廷輕而君上不尊受榮反災承
命非恭此豈為小害哉是故隨事勿欺處官不苟

然後方可謂尊君而重朝廷斯義也又烏可執一
論哉噫貪戀榮寵不顧事親非義也羞辱名器
累斥不退非義也全乏望實坐致笑罵無所裨補
竊位度日則此又鄙夫之尤可恥者因仍苟且罪
戾山積雖被重誅尚何贖哉嗚呼感遑遑唯欲一日
得免此而死焉則其情極戚矣勢難冒據童子所
知欲責職事但增虧損寧有毫分可以稱塞古之
君臣凡有情事難處必曲為酌諒以遂其願上不
以勉留為惠而推誠相與下不以奔走為敬而唯

義之決禮意相孚兩濟其美曠官冒進俱免譏刺
豈非今日之所可法哉臣之所遭千萬狼狽以私
以公義當速退只為聖恩深重眷戀至今自訟
慚慙衆議謂何臣欲移病求罷則有乖於無隱之
誼抗顏乞由則大妨於相臣之體寧以章劄虔露
懇私雖犯瀆擾庶蒙曲全懸望雲霄曉夕翹跂
聖諭五降淵谷益深方寸惑亂墮越罔措伏望
聖慈推天地生育之仁廓日月照臨之明更加憐
察許臣致仕歸養使得少盡為子之職以勉移

忠之義庶毋負於倫紀則感戴洪造銘鏤圖報生前死後何往而不殞結我臣無任惶恐切迫之至取進止

斥鄭仁弘搆誣兩賢劄

伏以 國家不幸稀世之變疊見於近日凡在中外有耳有目者不問智愚賢不肖相對輒刺刺吁歎臣受恩 先朝叨職首揆不能隨事匡救納君父於有過之地後之視今其謂臣何生無以避直士之唾議死無面拜 先王於地下於悒流涕竊

自悼矣伏見大學修身章愛惡之偏猶戒於意識心正之後益察理不精則易流私僻血氣為主而喜怒作焉聽言處事之際權度偏頗動失其則以至百為皆偽心勞日拙而不自知愈入於傾險危厲之域舉措乖當人心離散亂亡隨之始由一念之偏終致滔天之禍嗚呼可不惧哉仰惟 聖學高明春秋鼎盛其於聖經賢傳之訓玩索至矣在下之情咸期以堯舜之治矣不意比間 命令多失衆望任叔英之削科已是前古未有之舉而鄭

仁弘之上劄也力詆儒宗 殿下又替受其厄以
益激舉國之士論臣實愍之夫公論之在世譬如
血脉之周流川谷之疏洩脉痛則人死川壅則隄
潰古今天下寧有力制公論而可以為國家者乎
儒先之事士林有定論久矣其道學規模風聲氣
象俱有百世不改之公論君不能以糞諸臣父不
能以右諸子豈容以一人之私見而爭訟其輕重
乎廟祀綏新橫議遽數斯文所尊既被其詆斥則
多士之齊憤理兩固然是非之實 殿下付諸群

議可也縱有過激失中之事特出特入自有任其
咎者 殿下何苦為左右於其間哉今日 命查
覈而朝列錯愕明日 命禁錮而館堂掃空時象
愁慘遠近駭目孰謂 聖時遽有此等事乎至於
罷遣館官有同怒甲移乙闕政之尤無據者 殿
下若以此為可也則是不免為偏意所蔽也知其
不可而猶欲以力勝則恥過作非不幸而近之
嚴教累降輒增傷損 殿下試於燕閑之時平心
深省則其不矍然於 聖德之貽累乎竊意 殿

下必有後 命側聽藪日尚未之改血誠引君之
辭如石投水俟間許人之啓易動 聖聽輿情之
疑惑到此益甚衆口愈激難於戶說伏願 聖明
翻然惕慮削科之命罷適之教一併還收以快瞻
聽因又恢弘納諫之路 克明聽德之聰使執端
用中之地不倚於一偏建極為準以圖平平蕩蕩
之治則嘉言罔伏士氣大振卿大夫庶人欣欣咸
仰 聖德何啻若日月之更也易曰言行君子之
樞機可以動天地况乎 王言如綵如綸如緯其

出有漸大者乎清明在躬則志氣若神號令合宜
則人心自服居敬窮理念茲在茲終始慎德懋出
中正惓惓愚誠惟在於此無任祈懇之至取 進
止

第二劄

伏以駕劣舊臣忝居首揆目覩 朝廷虧損之事
不一而足群情鬱抑氣象愁慘 聖德有累默而
不言臣上負 先王下負素心而終得罪於公論
死有餘憾矣已而又自語 主上天資仁恕學問

高明其於此是非必有灼見只慮鄭仁弘或被過
攻姑以嚴教震之耳將不遠而復又何憂焉逮
過數日大臣力爭天聽未回儒臣進章批旨
益峻聖廟久空舉國驚駭館官在罷不賜慶置
終始顧護扶植者乃是飾虛巧訐打發駭機之人
夫然後臣瞿然竦然竊恐殿下之權衡少有所
係略陳糟粕期補袞職伏承聖教墮越無地
在易咸之彖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其象曰
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程子釋之曰夫人中

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
夫人之一心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以虛中無我
也苟以私意實之則先入者為主而陷於所偏重
矣以有係之心既主於一隅則所思者朋類之從
安能感通而致光大之域乎人君聽納尤貴虛心
虛則如鏡物來順應廓然大公實則機窒衆情不
通奸慝迎合萬化之源治亂之兆皆判於此豈非
至可懼者哉近日之論初則為儒先爭辨而不幸
轉輒相激一節深於一節以致嚴教累下聽聞

震駭 殿下試於清燕之時平心省察則權度之
用自慊而無悔矣仁弘之割扶摘摭詆罵先正
斯文共憤惋而臣不暇論矣多士之情乘憤齊起
妄用謬例所為過激而臣不暇論矣試士削科在
今創見而臣不暇論矣掃館空廟稀世大變而臣
不暇論矣今之所切慮者莫過於大本唯望 聖
心和平能盡其感通耳若偏係少留忿憤時露則
局於愛惡所感至狹公論不入諛言易投播糠眯
目天地易位一墜坑谷左右無救啜其泣矣何嗟

及矣勲舊大臣 國家之所倚仗也三司近侍公
論之所寄托也諸宰進言而 轉圜未聞是 殿
下之股肱病痺矣臺閣交爭而牢拒日甚是 殿
下之耳目塗塞矣一身之間血脉不通聰明漸涸
則 殿下之所主宰而應物者不其危乎前者
殿下暫示其好惡之表而朴汝探窺見其影輒誣
引柳永慶觸發天怒 殿下又惑於其說而不自
省悟是何虛於陰中而實於受諫耶表準一偏而
觀望者靡然將見詭詭之色拒人千里而指以為

忠直者皆左腹賊君之徒矣臣不勝痛哭流涕焉
昔金國將亡被圍日急群臣欲以太學生守城金
主曰國可亡 聖廟不可空亡虜之言亦可着矣
伏乞 聖明虛心平氣俯從公論以慰中外惶惶
汲汲之望臣謬蒙 先王殊渥赤心耿耿誓效一
死唯在為 殿下圖報耳伏見昨日 下教之辭
心神驚喪連夜仰屋欲詣 闕呼叫請一登對以
悉下情徊徨屏營瞻望涕泣惟冀 聖明垂察焉
臣無任憂慙激切之至取 進止

第三劄

伏以近日先正見詆之事中外之人無不愕惋臣
以朝夕充位之相不能鎮靜庶僚從容善處乃致
天怒重激 國體大傷忝在本職尚何逃其罪
哉伏覩前日 聖教竦慄無地欲繼上章劄則瀆
擾為懼欲面對達情則苦無其便數日悶感趨趨
今乃仰首再鳴伏願 殿下垂察焉 殿下以李
彥迪李滉為儒宗而從四十年公共之論躋于東
序拜而享之則既尊以師位矣今被詬罵一則曰

豈君子之用心乎君子之反則為小人矣二則曰
俱有周行已之失此則程子所責以禽獸不若者
國君所尊師之人一朝以小人之名禽獸不若
之辱加之群心安乎不安乎士論憤乎不憤乎人
心不安衆憤齊發彼年少學徒率爾而起曰彼既
詬辱舉國之所尊師當鳴鼓而攻之顧吾無施罰
地矣此為青衿之羞寧削其名不與之同籍矣欲
為先正洩憤而忘其為過激之失其情亦可恕也
若論其失當以理辨之何與於柳永慶而必拈出

其名以為鄭仁弘之對舉哉其意必曰永慶之罪
在宗社仁弘之直亦關宗社以是並稱則天
心易動而吾說可以入矣噫萬目所視如見肺肝
雖欲掩護豈可得乎至於諸臣之論徒駭其為士
林之變倉卒遑遽相繼陳啓未暇緩辭敷析積
誠感動上下之間轉輒相激諸臣之失於此亦難
免矣嗟呼仁弘之排二先正盖有年矣嶺南交遊
如金字顛朴惺輩俱以論辨之不同而與相絕焉
劉本始至人駭先聲爭相傳告臣私語於人曰學

問有階級義理無限量孔子大聖每曰未有如丘
之好學者顏淵亞聖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蓋
君子之心不見人之有失唯悶已之不足仁弘之
徒踈於講學猛於攻人曹植之佩金鈴以自省者
無乃學功殊科而其流弊乃至是耶視諸譙譙自
益一何遠哉且天下無一定之師惟善是師凡人
之有善皆可師也書謂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
常主協于克一者乃聖學之要訣也設有人焉前
日有失而今日為善則吾所師者乃其善也庸非

論其既往之失乎張橫渠少悅孫吳佛老而晚年
西銘與大學並稱其可以橫渠為少時有差而不
作師表乎李滉之論曹植只慮學之後弊而仁弘
扶摘詬讒若報私怨不知仁弘於此亦何心哉學
問之道自灑掃應對以至於性命之說理無精粗
學有深淺階級堂室各有次第苟升其堂則曾參
之魯鈍子貢之穎悟仲由之野游夏之文學所由
殊塗而其入則一也仁弘欲斥李滉謂文學之害
甚於洪水信斯言也將使人盡廢學問而默坐見

心如釋氏之教耶陸學之徒專廢道問學而未流
之弊陷溺天下揚眉瞬目惟肆血氣胥淪於佛老
之糟粕誤一時後學者未必非此言矣惜乎仁弘
身居林下年過七十而其言之謬乃至此耶但孔
子之聖猶見毀於人當時尊孔子者宜莫如子貢
而不為深辨曰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
見其不知量也兩先正之臣雖非可擬孔子而所
學乃孔子之道也以仁弘論之階級相去遠矣寧
不為識到者所笑也此為辱師之甚又何傷於兩

先正乎今之論者但當明辨義理以斥其非而俟
百世之知言者可也如或乘憤深攻使論理之辭
不明排擊之氣先露則亦非君子之爭而終有不
好事矣不幸私憂過慮果如符驗以至聖廟久空
朝廷大闕而後止近日以來有同慘經風雹之災
萬象索然人懷沮喪誰謂一言之發壞國家元氣
若是之酷耶伏承 聖教以乘時抵掌血戰不已
斥臺諫廟堂諸臣雖有其失而 聖教豈不為未
安事勲奮之臣目見過舉爭相進言惟惜朝家大

體而不欲負 聖明耳豈有一毫攻擊爭勝之理
乎臣之再章乃獲此 教反顧自訟不勝竦慙昔
商高宗以納誨輔德命傳說傳說又以從諫克聖
望其君君相之所交儆者無大於此其丁寧勉勵
之辭千載之下開卷興感今 聖明臨御豈以相
臣之非人而其所自勉不以此為法哉聖人亦非
無過過而能改德莫大焉湯之聖德言足聽聞者
以改過不吝從諫弗咈也善則虛心而樂取過則
速改而勿悛本源澄澈萬理昭著寧不增日月之

光輝乎伏願 聖明其監于茲清無獨處之時念
慮隱微之間密加省察見其有歛然不安之意萌
芽發動則是乃天地生物之心油然而自不已者
保而推之仁不可勝用矣仁則心德全矣私累不
係鑑空衡平天下之妍媸輕重莫逃其狀而好惡
皆出於正矣是非之實付諸輿議權度之用各當
天理公論無鬱矣斯文增氣矣好問用中吾智愈
大豈不快於心哉前者伏聞有心火極盛之教群
下之憂悶至此而益甚矣心有所惑則蘊結為疾

漢陰先生文稿卷之七
古人病於杯蛇見弓而愈者亦疑惑之過也竊恐
近日之啓有或為一殿下之杯蛇者而無一人以
弓影見於前者臣竊傷之張詠謂治病有移心法
此真格言心平氣和則諸病自退百邪不能窺矣
殿下其以張詠之言為三字符而深省焉臣自
蒙 聖教若墮淵谷今當自劾待譴而復盡其區
區者愚戇之心惟欲成湯我 殿下也幸惟 聖
明必加省納焉臣無任惶懼懇迫之至取 進止
漢陰先生文稿卷之七

漢陰先生文稿卷之八

啓辭

請經略京畿東道江原黃海隣邑

啓壬辰大憲

啓曰臣行出谷山境則邑里蕩析人心渙散有同
異鄉流離士民徃徃聚保山谷見臣之行爭來致
問曰朝廷何久忘活民乎辭意惻切有不忍聞臣
觀人心事勢日急一日若不及今一二朔收拾保
完則國家之虞將不可勝言矣下三道報事之人
皆取路於朔寧安峽之間而賊壘在近此路見塞

則諸道聲聞亦不得易通江原監司姜紳遠在嶺東如伊川平康安峽等邑不知有朝廷命令間有應募赴義之人亦無所統攝京畿監司沈岱來到於權徵處事錯謬之後聚兵勦賊盡心匪懈江原黃海隣近之邑多受其約束圍捕鉄原之賊軍機不密防備甚疎反被賊兵掩襲精勇武夫盡見殲沒環畿郡邑益無依賴着手之處急遣有心計重臣徃收三道人心乃是土民之所願而事機之不得已者也設今天兵勦滅平壤之賊長驅東下至

兵必盛備夾攻然後功可易收揚州牧使高彦伯既為無軍之將徃徃隱伏於他境而漣川朔寧平康等邑縱賊充斥無一人為之備賊又分聚大邑設窟據險思之極為寒心經略京畿東道及江原黃海隣邑以為收復京城之一助恐為便益臣有所聞見不敢不達

請遞大司憲 啓

國事靡定義不顧家臣於此時乃蒙 恩命得將父母免死賊赦感幸惶懼不能自道遠來中道重

患疾病藥物難資諸證日劇自分顛死道路永辭
聖朝幸而獲甦扶曳登程呻吟切寒寸寸前進
今始來詣自念臣受恩深厚所欠一死當茲多亂
幾有裨補苟帶重任淹滯于外罪戾尤大不可因
忝言地有所糾効請亟賜遽作

與譚遊擊問荅

啓

癸巳十月刑判

譚指揮宗仁乃提督親信之人而自初隨軍多有
奔走之勞今陞遊擊奉經略提督之令率小西飛
管下倭賊二名要赴賊營昨日午後來到以不為

接待怒打通事今曉送小西札于臣要與相見臣
往見略行茶禮遊擊說稱宋爺調戚遊擊回還而
令生代其任南下貴國該事期准在此行賊若不
順吾言則兵戈猶未已也即當更調新兵而來貴
國將何以接濟極言一路饑過困行來此而又不
得接待之狀至為未安臣初恐遊擊與倭賊同處
將請見于鄰家遊擊答曰已知貴國事情堅因別
梗房子以隔内外使不得通行願來此相會臣遂
就見遊擊明曉欲發行又恐渡江時望見舉動威

儀托言趁不得馬匹多般措辭請於明明日退行
遊擊許諾敢 啓

進麟龍段銀爵 啓

臣於前月十三日餞別提督于中江因接待諸將
官留三日發還行到車輦賤疾復劇調理小蘇乃
得寸寸前進今始來復罪極稽緩不勝惶恐中和
以東出站官吏盡竄山谷入歸天將等俱稱一路
無一人出者是甚道理多有愠色臣到鳳山遇葉
遊擊家丁持白牌來說老爺今朝欲到此遣牌委

諭兩路上不逢一人悶迫後奈何臣捉致本官及
並定官吏於數十里外加之警罰淨掃館舍以候
其行夕到龍川則遊擊已來坐破窩糞土中鋪陳
帳幔全不排設邑人遠在數嶺外去臣問安致謝
遊擊即請見臣措辭謝罪遊擊答曰此站支供規
他極優鋪陳支供小事不要說軍士所賣糧明日
當盡未知前站有儲否臣答以黃州可放糧坐間
即走一人戒勅列站則遊擊歡喜稱謝各邑勢力
已窮天兵侵暴日甚其東西奔避雖或有見逼而

漢書卷之九十一
然者若將官之行則所當先期遣人探候極力厚待而不此之思唯以逃竄為得計其來其去了莫聞知甚為無謂臣於各站或施罰或警勅且移文監司倍加檢察而不會話言則善處無路竊見唐官差備通事等多在義州近處枯致十餘人遍差黃海京畿各站使之接應諸事所差站有失以為之罰則通情周旋不至如今日之窘迫矣且開城府乃舊都大處而吏民死亡流散遺餘漸少糧餉亦竭其勢不久為棄府而往來天兵飢過各站者

必到本府怒肆侵掠或留連作弊其數甚夥臣曾請于提督另差好歹委官有所禁戢則提督差備禦葉子高同戚遊擊前去而尚平壤不來如限天兵撤回間依黃州平壤例差出譯學訓導以開明譯官定送則彼此兩便天將調兵再來之說似出於聲言賊若不退則天朝終必有處置平壤則山東糧穀頗多船運而來開城府芻糧不可視其盡乏而不為之所隨力所及預備不虞恐無後悔臣往來諸道察其民情徭役煩重侵徵多端嗷嗷

不聊生有甚於賊在之日深可懼也近來凡百皆
取辦民力其間固有不得已者而抑國脉之完專
在民心民心已離則邦本圯矣 朝廷於施措豈
令之際各別講究務得事宜一切以培克病民為
戒頻下惻怛德音使子遺之民獲沾惠澤斯有利
益目見切迫並為陳 啓提督臨行將蟒龍段銀
爵贈之為別臣辭不獲而賁來敢此進獻
傳曰知道銀爵一雙卿其授之蟒龍段卿既進獻
姑為留置庶史賜給勿謝

辭正憲陞資 啓

臣以菲材淺器弱年驟陞涯分久踰聽聞甚駭前
後控辭實出至情既不獲免強顏隨行愚駭白面
忝據重秩耆老先進有同積薪國體不須論其在
臣心寧得一刻自安不意今者曰提督有言又趨
臣資正憲臣自見故目且恠且悞且慙且哂撫躬
跼蹐不知所處竊念一官之微無非天職明君慎
難唯擇其人况乎正卿上列地望隆重與庶職頓
懸必以賢德必以勲奮必舉於國人之僉可而無

異辭者然後進之非疵政受之諧衆論安有闡茸
乳臭無分毫空實而一朝偶因顏情之言虛授而
若塞責者乎不稱軒帟在前有譏復此躡陞貽累
朝政傷毀名器之罪每自臣而始無補 聖明
恐速災戾伏乞 俯賜憐察亟命改作

又

伏以新授重資決不可冒受瀝血祈免庶蒙 允
許而切迫之懇又歸虛讓狼狽維谷益難自容臣
若有一毫可就之實則公議至嚴安敢委棄 恩

命而自陷於煩瀆之誅乎唯其年輕力弱小器易
溢不揆而進愈毀重器而累 明故匪獨為臣之
不幸之灾禍而已自前驟陞備陳肝膈 聖鑑洞
燭必察至懇豈宜今日因一時將官之請而又招
虛授之譏乎中外指點徒資笑罔而言論之官尚
無一辭必待臣自處而然情悶激中不知所裁伏
願 聖慈亟賜改作曲全終始以安愚分

答曰安心勿辭仍 傳曰前者送紙令受提督盡
格未及乎回 啓曰提督自入義州未及捧來提

漢書卷之七
督說稱近日多故氣且勞倦別章裒聚入送則吾
當到中原追寫寄送云矣

進周基致書

啓 甲午正月兵判

周基極為厚待事 傳教矣周基今晚入來自都
監送下程則基致書于臣某所言如此故入 啓
近觀唐人之事縱橫綜錯人人異說且知我國切
於請兵以虛言相欺而中實不然者頗多言語應
答極難以書辭觀之則基似當久留待戚搃兵其
與前日所言稍異今夕臣某欲見詳聞其情然後

更 啓

與高謂周基周元問答 啓

臣昨昏見韓巡撫委官高謂致謝且言近日緊急
事情則答曰前來固城縣春元浦賊船到泊事昨
已馳報吾等欲歸大丘而吾等不在則這裏事情
無人傳報故留此而送三箇夜不收詞察而來李
海龍進去細陳此間事甚妙甚妙巡按衙門並為
告急否臣答曰並告矣高謂曰到衙門求見吾稟
帖則可知為貴國盡心稟帖上必書尚書姓名以

漢陽先生集卷八
為信今後邊報書給時書尚書姓名且踏印為妙
云遂從容講話而罷夜深不得往見周基今朝就
見則基所言如此問答書草並入 啓矣聞周元
八來仍事訖訪下處則元引入寢房辟人打話且
示賚去文書則乃劉摠兵封寄張閣老石尚書兵
科張給事及司天使周翰林等處文書也文書則
堅封不得見而元言各兵因宋李講和罷戰故不
用劉摠老節制且已為亂兵其將亦不得禁押久
留願侍郎已代宋經略將督兵前來此人好人才

也今必須再調南兵船運山東糧餉與貴國兵力
合勢討賊為妙劉摠老稟帖之意亦如此去且曰
前後事情都明白寫出送吾賚去則又備陳於張
閣老閣老乃劉摠爺親戚也冬間提督上本叅劉
摠兵張閣老力言其不然事得止而閣老甚以為
恨如以貴邦事悉陳則劉必善處矣司天使想已
到北京初七日間當上本叅宋李國王若寄封書
去則吾欲於衣帶中密賚而傳之臣言伶俐譯官
一人帶去則可細陳實狀答曰閣老則長在閣內

難見但石爺則可到其家面懇來此將領亦多挾
貴國房守以歸若願帶去則吾帶行矣但回來時
吾何以處之臣竊念奏請請糧使臣連續進去譯
官偕隨周元周基等入北京回來時隨使以來似
為便當臣疑周基所言或是難信密問于周元曰
兵部差來委官周基來此六人差相識否元喜笑
而答曰此是吾兄弟恃才妄直故不容於時真箇
好漢子也不知吾來此以為尚在大丘也即書拜
帖送于基下處譯官帶去事更與周元周基密約

似當敢 啓

駱搃兵周覽 正殿遺墟 啓

昨日駱搃兵見谷遊擊後馳往宗簿寺基良久周
覽仍由東門外路入自神武門到正殿遺墟泛鐵
出自光化門再往宗簿寺基上掌苑署東山指點
四邊山勢手持馬鞭下馬畫雪為宮城圖搃曰此
地甚好云云其間辭說當於畫圖入 啓時詳錄
以 啓臣遂就搃兵下處泛容閑話適周元來到
鼎坐論說元乃搃兵親戚頗陳劉搃以下諸將所

漢陽先生集卷之十一
失又謂臣曰我欲以管下兵留此習陣以教貴國
而各軍虛費糧料頗無端歸之意我若先送則諸
兵亦相繼而歸我兵撥回後若得換來南兵五千
或三千使我統領而不受他人節制則庶可小伸
已志且我回還之後你國咨奏請留我則我當只
率手下數人輕裝還來云今日提兵將再覽殿基
仍往訓練院看放砲約與臣同去取 啓

請留賈大才聞喻兩人教鍊火炮 啓

駱提兵手下深於各樣火炮及劍槍之技者三四

人留住教兵事臣於談話間每為懇請則各兵俱
有歸思提兵難於強留從自願留置其所願留者
則間或有之而未知其果精於兵技有中軍賈大
才各樣武藝妙絕無雙千提聞喻自戚繼光在時
從事於行陣間熟諳火炮制度兩人甚溫雅而才
又如此留之必大利益臣令通事李億禮從容
開話於此兩人以探其意聞喻云老爺令吾等就
教場教演數三日此非造次成就之事尚書固欲
願留則我姑退行為留一旬云教兵大事機會不

可失若措辭移咨于搃兵懇請留此二人則搃兵
不無勉從而渠等亦必以此事為重敢 啓

辭吏曹判書

啓 十二月

臣入城之後病勢沉痾累日稽 謝罪在不赦
國事至此為臣子者難可以私痛為辭抑精力之
所不能堪任者則亦不宜拘逼而強 命之也臣
失母以來僅延一脉頑喘今者令數箇童稚守几
筵於墓側而獨臣扶曳渡江患證漸深每上念
國虞下懷至情日夕西望涕咽隕絕若忠田鍊兵

事務之末則庶可隨叅人後竭誠圖效至於銓衡
重地則精魂已喪聞見俱障決不可叨冒以誤
國事伏乞 帝改以授他人

答曰觀卿情事予亦悲切但國事至此寧不可顧
念耶古人有言曰人子當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可
謂孝矣夫死生一理也幽明無間也卿母有知其
英魂義魄亦必痛念國事於冥冥之中其將使卿
急赴國難死生以之乎抑懇視國事退守几筵而
已乎卿若念及于此其遑遑於國事豈待予言乎

銓衡之任卿豈有不堪之理宜更勿辭與子共濟時艱

陳時務八條 啓

臣本以癯駘無狀誤蒙收擢割棄至痛冒就 恩命苟叨華銜自同平人而無一事稱塞得罪倫紀舉顏無地痛悶哽咽唯願一死竊見今之 國事益趨危急賊有必動必勝之勢而我則無毫髮可以依賴景象多端人心渙散中外方玩愒偷息不為汲汲自強之計一朝復有七警則舉朝將安所

稅駕耶昔衛為狄所滅野處于曹益之共滕之民僅數千戶齊桓城楚丘而遷之遺以車服雞豚衛文公秉心塞淵能儉以殖之卒致駟虬三千革車三百乘之盛越見敗於吳棲於會稽計然曰知闔則修備時用則知物故早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推此類而 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竟沼強吳我國雖遭無前之變蕩敗已極而計其遺民物力則豈下於衛與越哉苟能痛革積弊寬民訓農施設得宜無失其幾行之以誠濟之以勤則不出

四五年其利溥矣談者常以生聚教訓為今日第一策而至於語及耕農則曰賊朝暮將來雖勤作而得為我食耶語及鍊兵則曰賊退然後有生道教此而欲制敵有如種松為亭其亦迂矣拱手竊議消遣時日然則可廢而不為都無事事祈福於天望救於中國以待賊之自退耶賊以累萬之眾連營海上形險糧充器利銳氣不損以我國今日之將卒雖百倍其力而戰之終無倏倖一利之時天兵已撤賊質不還賊於明春必西向矣談令中

國和議已准諭賊退還而賊情難測且幸而退還必衝突內邑要我以難從之事逞兇示威而去不肯聞中國之令而便為俛首戢兵而渡海矣我國既與此賊為百世不忘之讐而壤地隣近只隔一風便之水今日退歸而明日復來此年無事而後年必有警其陸梁屠戮之禍必不一二世而止辱在祖宗憂深子孫我之經營備禦變弱為強謀所以雪恥而除害者豈食息暫緩哉譬猶用藥於痼病之人調治鍼砭多方致力以冀其漸穌而或

漢書卷之九十四
十四
云此藥非朝夕見效之藥此病非此術所醫為人
子者信其然病愈急而不投劑嬉嬉然不為之所
則其可乎當為之事竭力不懈以待天命而已至
於成敗則有幸有不幸焉耳天也非人所及也抑
處事之柄專在於人才其間布置手段自有能否
故善事者必先以察時勢順人心為務天下之可
目而不可拂者人心也可感而不可怒者亦人心
也人心既合則凡事如順水行舟唯意所向自無
不濟如失其要凌欲以督迫收效則目前小利雖

或取辦而所得不償所失不足言為國之道矣是
以知衛之生息繁庶則文公授才任能之力也越
之再興霸業則以勾賤為能用范蠡之策也古稱
人才為救時之利器良有以也若夫振頽綱革廢
故一舉人心力使之並趨於有為之地則其幾又
在 聖上以大中至公之心達極而運化舉措得
宜而風動於四方耳夫然則群志競勸令出唯行
民保而國自強焉豈但制一時之寇賊而已臣受
恩深厚際此多難主憂日深無所裨益每中宵仰

漢書卷八十五
十五
屋涕淚滿襟謹條妄慮所及以備採擇亦出於芥
曝之至悃不量其菲薄矣

一中外之民兵死餓死癘疫死什一猶存漸益消
一歲若明年飢病又如今年則邦本將盡喪矣活
民之策所當及時講究臣見百姓於破家失業
之後有欲為農者有欲為商賈者無器可資而
不得自為力焉上之人終不能扶殖以致顛溝
壑者無數若令各該管之員盡力救護而欲免
於死亡如規一家之急則所活夫豈少哉內而

一京城五部外而八道郡邑計其土著及流戶若
干為農者幾戶為商賈者幾戶為工者幾戶一
一置簿農則備給牛隻農器穀種而牛隻則於
山郡稍完之色可以優數收募農器則產鐵之
邑造取甚易穀種則隨便轉給俾不失節商賈
則完護其火伴自官或助業本出給路引逐時
之利貿遷有無工則令各食其藝人人而指導
生路則太公所謂大農大賈大工國之三寶完
而國安者漸以次馴致矣至於男女之丐食而

無所業者亦以計善處使不混淆訖亡雞豚畜
牧菘芋雜菜凡可以孳息取種而得利者盡為
覓給使之豐殖如尸鄉之祝鷄陶朱之畜五牸
卓氏之躡鴟富人多收活傭丐之凌者自官見
聞論賞或許為奴婢百姓或力於所事而能致
穀多者該曹 報聞獎勸如漢時力田之規且
令京尹及八道方伯春間計上戶及穀數秋成
申奏覆覈多實其生息繁盛而得穀最優者別
加褒賞戶口減損而生穀少者嚴示譴罰則庶

有其益不至如今日之泛然苟度也人情懷土
雖死猶戀舊居焚蕩之邑遺民稍稍還集艱難
拮据以圖連命天地間人物自有生生底意思
若草木被人斫伐焚燒而萌蘖不隨以盡於此
少加以雨露之澤培植之功則便茁然矣且遠
近田畝鞠為茂草而矚麥則最宜陳地力省而
利多可盛為播植以資賑民且不煩除草而得
收於農糧方急之時作粥賑飢又勝他穀官家
優備矚麥救農民秋成以實穀代納如還上

之例則民切於救急而爭受官利於得實穀而足食此亦活民備穀之一策也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其形容農夫勤苦不遑給之狀宛在目前誠以農家之務小緩則無及矣 國家設官安集計非偶然而器具必預區畫必周監臨必誠耕種耘耨趁期顧省經營致慮毋復有官猪腹痛之譏然後小民始得以蒙 惠矣
一屯田之舉一以活飢民一以備兵食一以通道

路若得勤幹之人分就各處農作則其為利不貲矣今年京外屯田緣器具不備農軍不多糧餉不繼有若戲具然而任事者或不實所收無幾明年之事則當趁今年七月前織悉料理未知已盡措置否也賑濟場一朔分給米穀甚多士族大半以虛名冒受而飢民則得食蘇活者甚小 國家出穀救民誠棄擲虛耗無異今於其就食之中擇男丁可堪事者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增其所食合數以充農軍外方僧徒被

續世宗本紀卷之八十八
各宗及搃攝調發之苦長髮而為頭陀形避來
村間農作者頗多如令各宗及搃攝召募得農
作僧軍則千百不難得也且外方流離破產之
民無所附者願依官家屯田資活者亦不知其
數掛榜曉諭聚會則丁壯必集矣至於受料之
家防里之民願依官力而棄耒於南畝者盡為
收合則農軍甚盛該曹又別擇文武南行受料
之人中知田有計慮願惜前程者分為各處屯
長量給農軍耕墾京城外近處出捐該司米穀

數千石計其農軍及受種多少節次均給耕播
除草收穫時農糧俾無缺乏失時而秋成以所
出捧糶收儲則兩便矣北則揚州抱川永平南
則黔川龍仁安山西則高陽坡州長端豐德為
諸道往來道路之咽喉此等處俱以勤幹武人
差遣而慮其孤單難接則或題給附近列邑上
番軍士受料武士亦調發一二隊使得守護為
農土民流散他境者漸為招集則烟火稍入行
旅有託隱民歸農盜賊自辟去春議遣邊應星

于龍津而平丘大路至今賴以得通人戶亦多有來接者此其效也目今國門南邊尤甚虛疏長江合水則土賊往来自如龍山倉為國命所寄之地而守直孤單脫有不虞則何計以防之露梁越邊及陽川下至金浦作屯起耕而團聚流戶更募軍兵數百作一陣於衿芝山城近處耕農鍊習以張陣勢亦一策也但我國之人計較齟齬踈於妙理各惜少費不能收遠利必得人管檢然後可濟矣且各驛馬位膏饒甲於

一境而盡為陳首若令察訪各率遺存驛卒及傍近流民隨力耕墾則驛卒得活道路通矣各陵近處多有良田羨畝而守護軍得脫於兵火者無所依接死亡漸盡每當節日祭享之時令京畿各官収合村家監几器具破毀汚陋之物苟且行事勞民轉輸辱亦甚矣國家設官守陵而反如是耶若令叅奉各率遺存守護軍且募遠近之人耕種於陵內外之地設幙守直則守護軍無飢餓流離之患齋郎有依庇之所

漢書卷之八十一
二十七
祭器亦可釐閉待用而絕轉輸之弊前項各處
所需農牛器具穀種農糧從其力之所及而量
宜分給但賞罰不舉則事無成效考其勤慢能
否分明勸懲以期著實見效為當各驛各陵
屯田事去夏曾有 啓下而時節差晚器具未
措想不能成事而止明年所當勉為矣

一我國傳海為國魚鹽甚饒取此販賣百事皆可
濟矣昔齊地濱海而太公通工商之業便魚鹽
之利民多歸之故為大國漢末關中空虛衛覬

以為鹽國之大寶也設官煮造販鹽買犁牛招
集流戶勸之農作用致豐殖若善於殖貨則我
國之地利有不可勝食矣去春 朝廷出鹽鐵
使欲收管其利而未究其策凌山郎廳

各差煮鹽官率妻孥而為寄食之所
侵擾鹽戶而鹽之利都索然矣劉晏管天下鹽
鐵之利輒先知四方物價高下隨時販賣以足
經費此則只操其利柄而善為運用耳今不得
操柄運用之要擾民權利屑屑而欲收效則必

遠矣各道濱海之邑俱為鹽戶而黃海道寬津
之鹽最優於他處他道之人皆就買於此以資
轉賣方春夏盛煮之時斗米直鹽十餘斗麥熟
後雨水時山郡田家買鹽如金斗年直鹽數三
合今宜扶殖鹽戶助其器具出米數百石廣買
鹽石滿載累十船一則由禮成江沂猪灘以入
于牛峰平山之境一則由臨津以入于安峽伊
川之境一則由漢江以入于原州洪川寧越清
風之境一則由牙山以入平澤之境一則由恩

津松津浦沂白馬江以上一則歷錦江而入于
燕歧之境一則卸于群山倉近處使左右遠近
郡縣之民皆得以就買而勿論麥豆大小米從
市直收合則民皆駢首爭買極以為便利之官
家所得米穀亦已過累千矣魚箭之利處處皆
有百姓方取資之地則官家絕不可侵擾以棄
其利苟就人力不及空棄之地自官出力而募
民同事其利亦無算矣如仁川之魚箭至有十
三區而無力廢棄他處之可結箭者又復何限

或令水使除出各處水軍或令兵曹量給步兵
或令都監軍士數百輪番而出役一旬斫木以
給而事已就矣且令先期備鹽無致腐敗輒以
所得翻買於各處則有穀之家皆得食魚民被
其利穀石自然流出至於魚膠最關於造備器
械而北道則尤貴誠能輸得累駟載入販賣收
其所產銀布毛物而轉賣於穀賤之處則所得
亦豈小哉古人云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
商末業貧者資也豈不信矣乎中原之人興販

發富浙江之人輻湊買賣於遼東遼東之人驢
載小米轉賣於我 國都城其道里遙遠為如
何哉我國之人本來懦弱但以無事安坐為上
策深可歎也若採藿之利則不啻如魚鹽而已
嶺東及濟州等處視藿如泥土興販之人操常
紙十餘卷備藿一駄出賣於兩麥及晚穀登場
之時則求者如麻一日場市盡為散賣而獲大
利誠能以其地所貴之物大為貿藿而東嶺東
諸邑則踰嶺而到麟蹄洪川沿江以下濟州等

處則直由海路散賣於各邑則得穀亦足矣以此而克屯田之糧養兵之費何不可之有哉然此事必先具船隻而又得使船之人然後可以行用如意竊見京江諸處及京畿海邊使船之人失其所業依泊各浦及島嶼者方且有四五百戶而水邊船匠收拾則亦可得八九十名抄擇其才能者官給其糧令性巧解事之人帶入邊山長洲有材木之地伐木裝船優備百數募人分授任其行用為業官共其利該司及各官

侵役之弊一切完護禁斷鹽蘆及魚物興產之時具以此取資公私兩利矣唐人之來我國者無不以開鑛為言採銀公事 朝廷亦已頒下而至今尚無一邑一人採銀而為利者及聞外方產銀處其地之人民閉穴堅諱惟恐人知此必愚民時未見大利而採取之際人力多入或慮見欺於 國家而貽弊其邑耳產銀之邑盡免一應賦役使之採銀資生銀利既廣量定官稅以此為公事先試端川等邑俾人人知採

漢書卷之九十四
銀之邑有大利則庶可以樂赴矣言利之事非
君子所取而國家貧處艱虞徒守常規無事
於經營則飢民無致產之路鍊卒無繼糧之勢
而窘之益甚矣

一防守之策必先審形勢以為遠圖我國漢江
流出於江原道嶺下忠清道四郡之間而直達
于海門千里天塹真難得之形勢也龍津雖設
一陣淺灘甚多不防驪江則賊已繞出其後而
龍津非可守之地矣今國家軍額雖曰耗縮

調發沿江數三日程列邑有取才無取才軍士
則其數亦多矣自高陽幸州由楊花渡龍山銅
雀漢江盆浦三田渡廣津平丘斗尾龍津驪州
南江原州興元倉以及于江水上流或五里或
十里覽察形勢分置一屯前後連絡各屯差遣
受糧武官量分前項列邑之軍除其上番而遠
入各所管且給農牛農器穀種農糧盡耕近處
田疇旁招遠近失業之人則來接者必衆矣俟
其烟火成聚漸為土著各屯置烟臺候望而設

烽火諸具且以訓練之卒鱗次添入龍津有一
大將統領斗尾以上各屯將卒漢江有一大將
統領平丘以下各屯將卒日事訓練且耕且守
又移忠清兵營于忠州招集人戶以重上流形
勢則盜竊戢服防備嚴密不煩譏察而其勢如
中國之制矣或云設備於此以示退守之計非
急務也或云此時未可據議移鎮此則誠未思
也重門內城古人之所以備禦非常而危急之
形日復一日苟待他時舍此形勢而亦何為哉

目今南方將官甚多徒涵供饋全無所事若能
招集土著精勇訓練戎備相度戰守形勢指授
諸將嚴明賞罰以責成功則一年必有一年之
益而內地調教擾民之弊庶可以少祛矣至於
稍變都城形勢內外相守經理南紀諸鎮以為
保障 天之幸賊退民完則自有其策非今
日之所遽講也

一訓練軍兵非深慮至誠難以見效其間必有賞
罰明果臨事激勸然後衆心漸合而不離散矣

必持久勤勉每加籌度考諸將察軍情備器械
給蹄牌按比校習各藝簡精勇汰庸殘小無解
弛然後可漸進矣戚繼光變南兵為精銳蕩掃
倭寇仍以目下所得效者作為一書弟視將家
所傳之妙則此亦糟粕耳今者不究其本意不
盡其器械不遵其各項條件苟分各哨謂之訓
鍊悠悠泛泛規同例事將率出入有同驛傳則
是費軍糧而寄與街市丐徒奚鍊兵之謂哉談
者皆以為我國弓矢為長技廢我之長技學

習不可成之技藝亦齟齬矣或曰雖欲鍊兵其
於善走何軍糧可惜矣諱然一談不可解惑噫
痼於目循而不可慮始者固人之常情無是怪
者抑我國之人全迷兵事平日不曾見操鍊
之妙故至於今日又相倡而為此說也此所以
百戰百敗而無一捷之將也夫五兵之制長短
相資束伍之法強弱齊心於是合之以藝廢之
以法誘之以利威之以刑摩之以歲月則將卒
相熟心一力合而及其調發之際又必以全部

隨其宿任之貧則緩急輒賴其力此則難可一
一為人辨也且臣見平壤攻城時篋笥鎗鈹為
殺倭之妙器而浙兵亦謂長槍用劍則臨戰不
及於此二器殺手之鍊習者頗解其然而傍觀
之人全然不曉尤以此二器為資仍致
此二器則專廢而用劍如戲事良可哂矣且騎
兵利平地步兵利險地我國多有丘陵水田
真合於用步而捍禦倭賊又莫尚於步兵也中
原南方十年為倭窟累用騎兵而不利戚繼光

教鍊步兵而後始得蕩平此其事可見但我
國以騎射為尚而射手必得戰馬始逞其馳突
之勇除束伍射隊外揀聚有勇力善射者著甲
為騎卒與步兵為對營而一操勤加訓練則他
日有協勢之益矣且射手以膂力為先如欲得
有力者則又必以六兩為試譬如人善於大字
書而行草自不窘束試取規矩則不可率爾磨
鍊使武士失業科場失才也且不備火器則無
以制此賊而虎蹲百子諸砲殺敵勝於烏銃不

可不及時多造令士卒習放又必多備火藥可
以放各樣火炮中外諸處廣設焗焗煮取之所
煮取得多者特施破格之賞以勸他人可矣臣
前日見軍功免役免賤之人其數累千若並與
納粟而計之則數益衆矣納粟則不論軍功蒙賞
者必多有驍健此輩所當收合揀擇以為一用
且精卒多在於公私賤故臣磨鍊其科舉事目
規矩至達於 殿下而厥後尚未有聞如款廣
集精卒則不可如是也軍糧稍裕士卒漸集則

演為五營而備五方之色常作留都之兵遙營
教鍊如中國矣大槩我 國此後將無歲不被
倭賊之桶射者為射炮者為炮槍劍者為槍劍
家家丁壯盡為赴敵之精卒始可以免於魚肉
矣可以雪 宗社父兄之恥矣

一兵荒之後盜賊興起此其常事况當喪敗之餘
徭役之重未有甚於此時彼赤子之無告者困
於侵虐迫於溝壑嘯聚搶竊豈其本心之盡然
哉近見各處使此輩無所依歸而偷生於山藪

誠可痛恨頃聞全羅道盜賊漸至滋蔓而將官
及守令非徒不能勦捕反驅良民而為賊古阜
有一村名曰內外酒湯里居民極盛數邑守令
諉稱有荒唐人依接於此發軍圍捕里人驚惑
相應而出官軍乃謂一里盡賊也加之屠滅焚
蕩其遺存而竄免者泣陳其狀令人惻然云且
列邑各有措捕將侵擾不干行路之民民間謂
曰吾馬見奪於某措捕將吾物件若干見失於
某措捕將相與呼號怨罵此雖非臣所目見而

聞諸往來之人衆言相合屢置失宜可想矣况
新出武官輩不思撫摩蘇復之策惟事侵役立
而視其死者又何恨哉 朝廷每以督捕一事
責之於巡邊使重失人心激之而為盜賊者巡
邊使措捕將也列邑之無識守令也今使此人
等欲平此賊則竊恐百姓無安定綏集之期漢
時益州之民所謂尹來殺我者誠近之矣湖南
一道比甚蕩耗田野荒蕪十室九空有甚於焚
蕩之邑百姓之疲悴極矣明春飢饉則其相聚

而為盜者又不止此今宜遣有心機誠懇之人
蠲除民瘼勸相農作諭告遠近俾知生路多出
謀計招降購捕而發軍之舉凡所以貽害於良
民者一切革罷便宜處事如虞詡之於朝歌李
固之於泰山然後此賊自歸服矣不然則涓涓
為江河炎炎為燎原而悔無及也

一官吏數易之弊古人之言備矣我 國之故尤
甚頻數今日除拜之官明日見遷席不暇暖何
職之能察臣前日忝為兵曹亦非甚久而見前

後郎廳朝來暮去有同驛傳總責一事於一郎
而數日則已遞新官代色來見問其所掌確望
吏口輒從旁以對或入備邊司因事招問戶曹
郎廳其郎廳數易而踈於其任又如是焉軍兵
錢穀在在應用之最急者而此猶不能久任何
事可為乎官貪為過客而吏胥為主庶事日紊
民弊日滋皆職此之由也國家遭此大變不可
一以日循舊例為事六曹郎官勿論物望高下
但當揀擇其人器之相近與否分責其職一授

之外切不許遷動佐郎仕滿則陞其司正郎正
郎仕滿則移拜可合之地或仕久而有顯效者
破格陞擢至於小各司亦依此例奉事有關則
仕雖未准以其司參奉陞之直長有關則仕雖
未准以其司奉事陞之仕未准而陞拜者稱為
守職而仕滿陞實如 中朝署職之例六品陞
叙之時通計其參下之仕酌量其勤勞之效以
為次第則職任專矣况此多難改造之時如有
才器可按用者則不必拘於資格之法也第今

政事煩數之弊多以臺諫適易之故竊聞 祖
宗朝司憲府官負推考或下司諫院推覈之畢
行公此則雖未詳其然 中朝給事中今掌六
科其間豈無可避之嫌可問之事而卡明則供
職如舊其久任察職之意可見矣今者難遽以
此為例而至於呈辭則初告不滿十日不許再
告再告不滿十日不許三告三告限滿始為處
置則痼病之外皆可以調出國難方急庶事遑
遑允食祿之臣固當隨力所及勉思奉公豈可

以察職為俗吏如晉人休病為養名如齊掾也
且中朝各衙門外郎是我國之書吏各有
應受俸料我國則全無所給而責以官役是
教之偷食而奔走也固宜資其生路警責任使
若吏曹之文選司考績司戶曹之會計司經費
司俱有定額色吏事簡處則一二名事煩處則
三四名題給選上價布或祠料俾察其掌內之
事廉慎而善治其任者考其勤仕量定朔數除
官示褒如中朝外郎出身之類奸濫而尤甚

現露者輒一一降為軍伍以捕戰士所犯重則
痛絕以誅姦之律匿奸不戮而有所聞者並罪
其官六曹及各司皆然吏曹又將各曹各司書
吏輪迴定送三朔相適則官貪久於其任不復
以吏胥為主而下人數數遷適秉權耗蠹之弊
亦減矣但官貪雖久任黜陟不嚴賞罰不明則
賢否相雜而功績不成諸葛亮治蜀亦以拔用
人才信賞必罰為務治國之體無過是矣我
國姑息之病日以益甚勤於職事別無顯賞怠

棄其任罪責不重混淆度日專事玩愒不革此
習則終無以為國今宜打破人情申飭改規以
盡勸懲之方可矣

一國家之所以維持而經遠者唯在民心民心至
愚而易感至微而可畏一念之善推廣其心而
四方歸化一事之不是以為無害而小民已離
人主深居九重堂陛甚遠而志慮毫忽之間治
亂立判其機亦大矣 國家值此賊之變未有
開釁致寇之失而特以二百年昇平民不知兵

革猝遇劇敵惟恟而駭散耳然其賊來之初百
姓無一人感奮而反為開門之計修築城池繕
峙糧械終不克藉寇資盜之歸民心亦甚蕩矣
倘微 殿下至誠上格 天王則兇賊之退踰
烏嶺難還必矣嗚呼當時之事尚忍言哉今兵
禍未解民弊益深蠲減之令責躬之 教雖節
續頒諭而行官之外德澤不流四方不知有
朝廷改紀之效群情日解防備踈蕩四顧惘然
無可恃之地國勢至此其亦急矣伏願 聖明

深准遠算無自退損振勵奮發勿以喪亂之來
泛諉諸天數而更加警勉勿以細小事功為急
務而着力於根本之地滌蕩齷弊恢弘攸化號
令一新風采丕變至仁之施交暢旁達至公之
舉遠悅近服則民心自然堅合基業漸為鞏固
今日之多難自此而為 殿下王成之地國福
洪長而萬世被其利矣伏惟省念焉
答曰觀卿獻策誠有過人之智矣當下備邊司議
處仍傳曰下于備邊司從速議處著實施行

訓鍊都監秘密 啓乙未二月吏判

海土煮硝毒藥用劍等事臣某承 命即時與李
時發李海龍密議昨日時發等往陳遊擊下處隨
便問之則遊擊以為海土煮取者則為鹽為皮硝
取海邊人家土墻海氣薰蒸處刮取墻面之土以
此煮取則五六斗之土可得十斤之硝因招其家
丁問之則有一陳姓人詳解其法且言北京硝
必更鍊然後為正硝如不得其法則更鍊時俱為
無用云且此人能解打造各樣火炮云此人請于

遊擊前令李海龍帶往京畿濱海各官試之宜當
毒藥方則遊擊以為貴州能造此藥俺曾有劑藥
方書而今行不為持來他日往來之人處俺當銘
心傳書以送云郭純誠前日謄書所入藥材於唐
人處臣令時發持其所書試問則遊擊答云此皆
是矣烏頭狼毒為主此外他材則有無不甚關但
劑藥之時漉汁澄清待其至清取以合劑毒氣方
治流行不滯人見血立死且劑藥時必就山谷淨
潔處使不聞鷄犬之聲而婦女雜人一切禁諱不

然則無效矣其工夫可抵半月之久能用劍槍者
則俺自永平府懸遠出來手下只帶遼東人而來
無善於此技者云敢 啓

請歸省毋墳 啓

臣忘哀從政歲換已久每就私室哽咽難勝為緣
國事方惡 嚴教愈迫心御至痛不敢累煩而如
朔望由暇亦不以法典舊規自乞今者雨露遍濡
草木咸蘇悲摧痛絕尤不能裁欲趁寒食歸省瑩
域惶恐抑塞敢此冒 啓

請遣兵判過練從政 啓 四月

臣積釁頑喘胃就 嚴命絲毫無補諸疾內痼自
入本月以來脾胃眩暈怔忡勞倦等種種危症交
侵為患專廢食欲委頓不起前後廢仕退伏者幾
浹半月當此國事孔棘之時引告乞免固知分義
之所不敢而病勢日向沉綿雖欲黽勉察職顧無
可奈何煎熬痛泣惶悶罔措拜劄而不獲轉達呈
告而又蒙 還下迫處隕越唯持一死本曹事務
素稱浩繁其在平時酬應最急况今邊報交馳繁

使皆至機關所係事難稽滯其他提整軍政試鍊
武人俱是趁速料理而不可以緩者必須董率即
僚日勤致察然後如治亂絲庶獲頭緒臣以衰麻
未死之身嬰犬馬難醫之疾元氣漸盡眩悸尤甚
精脫魄喪肢節沉萎其所僅延者只一脉餘息而
已每遇本曹及訓練都監郎廳續續來告公事臣
於朝夕哀哭之中強欲作氣答應則心神昏錯不
知所為事勢之不可強如此而猶且忝竊職名重
積癘曠之罪本兵非養病之所臣病非易瘳之症

漢陰先生文集卷之八
三十七
虛擁重銜不即區處妨公害私豈其少哉天使入
城則本曹所以措備應接者甚多臣筋力不逮且
不無面接分符之節禮貌之間亦多妨碍此尤臣
之所大悶也隙駟流邁祥期已迫傷徃日之不復
痛定制之易及瞻望丘墓益切號痛心火銷鑠億
載漸劇倘蒙聖慈矜愍情狀亟遠臣非據之任姑
許一兩月調病則臣得保全縷命過練從故實惟
天地父母再生之惠氣之言塞敢此扶曳來 啓

漢陰先生文集卷之八



